

鲁彦周文集

LUYANZHOU WENJI

4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LUYANZHOU WENJI

鲁彦周文集

4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1995 年和 92 岁老母亲合影



1977 年写电影《巨澜》时与肖马(左一)、江深(右一)在长江三峡



1985 年和赖少其、李守璋在一起

1988 年在德国参加德中作家论坛

右起为：王安忆、张洁、邓友梅、鲁彦周、程乃珊、刘索拉及翻译。



和王安忆(左)、程乃珊在汉堡



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市为德文版鲁彦周小说签名售书

左四为德文译者查艾克先生



和邓友梅、程乃珊在汉堡湖畔

1988 年在德国吕布
克。德国友人祝贺鲁彦周
六十岁生日



在上海
右起为：陆文夫、鲁彦周、
湛容、李国文、叶楠



和从维熙在新安江



和张洁在德国



2000年上海作协发现鲁彦周处女作长篇小说《丹凤》并把此稿交给鲁彦周

左起：赵长天、张嘉、徐俊西、鲁彦周、叶辛。

目 次

中篇小说卷二

乱伦	3
孽缘	41
天问	93
春风一度	141
迷沼	169
平水冲的风景线	220
啊,玛阿特	266
走出中南海	320
丹凤	351

中篇小说卷二

第四卷

乱 伦

乱

伦

我认识褚玉是在他成为我的邻居之后。我没有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些令人难以启齿的事。我当然更没有想到他会过早地离开人世，身后留下的是一连串的非议和吞声饮泣的悲哀的女人。

那年夏天，我刚从十年浩劫的噩梦中醒来，我有幸分到了半套房子。所谓半套就是一套房子中的一室一厅。还有一间半房子是留给另外的房客的，厨房、卫生间是共用的。这当然很不方便，但对于长期住在一间漏风漏雨阴暗潮湿破房里的我来说，这已经是天堂了。

当时我是结了婚的独身，妻子还在遥远的南方。正在无休无止地打调动报告。我有一室一厅，可以迎接度假的妻子，也可以在妻子调来之后安家。至于另外的一间半，我暂时也不作并吞的奢望，只祈求来一位能处得来的邻居，我就感谢上苍赐福了。

我的一室一厅是在套房的里面，我拥有半个凉台，我乘外面房子还没有主人的时候，动员了朋友，把我占有的半边做了一道隔墙，开了一道门，我又把凉台的半边隔了起来。这样，我一关门，自成一统，外面的住客也就干扰不到我了。

我的妻子回来过探亲假，她对这半套房子赞不绝口。我们结婚五年，这次才算真正度了一个蜜月，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伊甸园，我只盼那半套永远不要有人来住才好。

暑假完了，妻子走了，接着是连绵不绝的秋雨。窗户玻璃便缠绵地流下泪来，凉台上的茉莉、月季却又在雨里很有情趣地开着。我在房里前前后后乱走，除了雨声，什么都失去了。我恨不得大声叫喊，我的一生旅程已走完了一半，我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，我也没有真正的事业。我的人生刚开始就被关进去了。直到今天，我仍旧不知道我为什么被关又为什么被放，我受不了这孤独、这寂寞。我被离别、被秋雨弄得快发疯了。

那天就在我要关上我的这边隔门，打算蒙头大睡的时候，我听见外面门上有了响动，先是门被敲了一下，接着是锁眼里钥匙转动的声音，我以为是管房子的，他掌握着这门上的另一把钥匙。我没有进房，我不知房管老头来会有什么指示，我朝门望着，门锁咔哒一声，开了。门被稍稍推开了些，推得很小心、很犹豫，这决不像是管房老头。我朝门边走了几步，门大开了，一位五十出头的人探身走了进来。

这人提了两只又大又重的箱子。门口还放了一件大旅行包，一只破藤条筐。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把这么多的东西弄到四楼上来。我当时没顾上去想这些，我只感到心里一憋一堵，直觉告诉我，另外一半的房主人到了。

这另一半的房主人掏出一条脏手帕拭拭汗，他用一种长辈的温厚的微笑朝我点头。他个子中等脸色苍黄头发倒没有多少白的，眼睛也还有神光，只是有一种掩饰不了的苍凉感蔓延在他的脸上身上。他的一套呢中山装，已经一半像是麻袋布了。他的脚上皮鞋也是皱纹满身。这位显然是一个很潦倒的人，也许还是一个有学问的文化人，因为他除了潦倒还有浓浓的书卷气息。他当然猜到我是他的合住人。他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褚玉，在文史馆

工作,组织上让我来住这里的半套房子。打扰你了,往后请你多关照。”他的声音很好听,典型的男中音。他的态度当然也非常斯文客气。我当即也把我的姓名职业告诉了他。我又忙着把他尚在门外的行李提了进来。一直提到他的房里。这时管房的老头也上来了,有人给褚玉送来了最后一批家当,包括简单的家具、书籍、书架和床铺被子等。

褚玉送了管房老头一瓶古井酒,管房老头加上我,帮他布置起来。我又带他到我的这边看看,又领他看了厨房厕所。他一直很高兴,他说他高兴能和我做邻居,我们会处得很好的。他说我没有家属,你的爱人也没调来,两个单身汉,正好可以解除寂寞,他又说:我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新环境,这正是我一直在追求的。

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容易满足。像他一个年到半百又在文史馆工作的人,弄到半套房子,有什么可高兴的?他为什么没有家属?难道他也像我一样是人隔天河。

这天晚上我炒了两个菜。作为先到又比他年轻的我,理应作为东道主。我弄了一瓶濉溪大曲,褚玉却拿出一瓶古井贡酒。他原来出手颇阔绰,他抽的烟也是好烟,在我们国家,当时,烟酒就能分出人的档次,那时不像现在有钱就行。

晚餐是在他的房间举行的。原来他是一个很健谈的人,他告诉我,他原在一个市里当局长,文革的风把局长吹掉了,现在平了反,但他不想在那个市呆了,他用了很多办法才调到这里。他不要职务了,他只愿当一个馆员,图一个清闲。原来他曾是一个局级干部,看样子在省里也有些关系,难怪他有好烟好酒。

我说:“你为什么不当官,跑到这种冷衙门坐冷板凳。”褚玉笑笑说:“你不懂。这很好呀!我呀!像一条断了桅杆的老船,该进港了!”他的口气很苍凉,仿佛对世界已看透了。他说:“我到了这把年纪,该做点自己的事了。现在这工作,正好使我可以专心致志,干自己想干的事。老弟,世事难逆料、富贵如浮云啦。”

褚玉原来是搞中国绘画书法并搞中国历史研究的。他说他

画了多年，在外地也小有声名，只是被人扯着没有专心去做，他现在可以动手了。他喝了一大口酒，眯着眼瞧着我，又倒满了杯子，也替我倒。他举起杯子，满怀喜悦地说：“来，为我们相识，为我彻底改换环境干一杯！”我和他碰了杯，这一晚，我们喝了个痛快，我们一直喝到九点多才互道了晚安，各自归房。

从此，我和褚玉便成了邻居，而且成了很处得来的朋友。他比我大十八岁，但我们之间倒没有感觉年龄差异的隔膜。我们互相照顾，互通有无，使这座四〇二室很有平静融洽气氛。虽然也弥漫着寂寥苍老的气息，毕竟这座房里没有女人。

对于褚玉为什么没有女人，我后来才搞清楚了。是他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。褚玉对于自己家事讳莫如深。他是一个能对朋友敞开怀抱的人。惟独不愿提及自己的家事。

褚玉和他的妻子分居已经很久很久了。据说他的妻子比他大，他当年几乎是被妻子硬拉过去的。婚后不久，两人就经常磕磕碰碰吵架了，原因总是她要管束他、教育他，不让他干他所喜欢的事。而他却不愿受她的控制。更不愿按她的愿望去生活。

他的妻子不仅年龄比他大，地位也比他高，因为她的革命历史比他长。又据说，她的权位思想很重，她不仅自己在单位里抓权，她还要把褚玉培养成一个有权势有地位的人。为此，她使出浑身解数，利用她在革命队伍里建立起来的关系，终于把褚玉从教员、办事员、科员一直拉到科长、局长。

奇怪的是褚玉并不感谢妻子。他们的关系反而随着他的被提拔更加恶化了。一直到文革开始时，终于因为她揭发丈夫的罪行使丈夫彻底和她决裂了。

然而褚玉却离不成婚。他的妻子现在又掌握了那个市的实权，法院根本不敢接受褚玉的离婚申诉。褚玉到这里，其实是逃跑，是不得已而远离他的妻子。他现在终于有了事实上的自由，摆脱了老婆的监视和控制，也摆脱了官场，难怪他如此欣慰和满

足呢？

他有一个儿子。据说，因为受了刺激而时常神志不清。褚玉完全不爱这个儿子，而他的妻子，则把儿子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要。她在事实上失去了丈夫，她当然特别钟爱自己的儿子。这一点我倒是能够理解的。褚玉的朋友把褚玉的老婆形容为凶悍、权势欲熏心的女人。可我想不管怎么说，她总归是一个女人，她碰到褚玉这样的扶不起的丈夫，又有一个有病的儿子，她内心一定也很痛苦的。

我知道褚玉这些事以后，对他的理解自然也深了一层。他的思想不合时宜，他的行为按常规说有些乖张，他原本可以当官步步高升的，他也可以和妻子过圆满和谐的生活的，可他却一个人逃到这里，搞书画，这说明他不是一个随波逐流趋炎附势的人。说明他是有个性有自己追求的人。他没有个人的幸福，他年过半百仍旧漂泊无依，没有家庭的温暖，没有人照顾他的生活，他也是够可怜的。

我当然不敢把同情和怜悯在他面前表现出来。

褚玉原来还是一个有多方面才能的人。他不仅书画皆工，还很有学问，诗词历史文学都很有素养。他的性格有点落落寡合，但绝不怪僻，他有很多年轻朋友，他们和他似乎也没有年龄界限，他们一来褚玉总是笑嘻嘻地接待，并和他们海阔天空神聊，有时直至深夜。

褚玉不坐班。他一星期只去单位几次。拿拿信件书刊。平时没有客人他就坐在他的一只破旧的写字台前整理卡片，写作或是作画刻印。他的生活也很简单，早晨烧饼油条一杯浓浓绿茶，中午炒一盘素菜，买一点卤菜，几杯大曲酒，晚间也大抵照样，只有来了客人，他才在厨房忙乎起来，他也能烧一手好菜。他的纸笔砚墨都很讲究，在写字台上，他是一丝不苟的。即使是和他没大没小胡闹惯了的他的那些年轻朋友，也不敢乱动他的书架上、写字台上的东西。

我观察,我得出结论,他是一个内涵丰富,蕴藏着极大热情的人,他的落落寡合,是和他的上司,他的官方的或者正走红的朋友。这些人来,他就变成冷漠、拘谨仿佛连话也不会说的迟钝的“老”人了。

褚玉和我,自然是很亲切很友好的。他有时喊我名字,有时称我老弟。我们共用一间厨房,从没有发生过矛盾,油盐酱醋我们也不分你我,谁想起来谁买,有时我们干脆共饮共餐,我们几乎像是一家人了。

两个多月下来之后,他和我也开始谈自己的生活了,他约略告诉我他为什么要独身“逃”到这里。他说:都怪我年轻时软弱,我被一个强有力的女人俘虏了,等我觉悟时,已经晚了,已经难以摆脱了。他说:人可以有各种痛苦,最不能忍受的便是被人控制,你的一切操纵在别人手里,你自己消失了,不见了,你还有什么乐趣可言?褚玉在另一次和我共饮的时候,谈起爱情,他拍着我的肩膀说:老弟,你两地分居,你刻骨思念!这说明你还是幸运者,因为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一个人值得你思念,这说明你有爱!有爱,能爱,毕竟是幸福的。褚玉说到这里,突然变得伤感起来,他说:高尔基说过,没有爱的生活,不是生活,而是生存!生存!动物也是需要生存的,人就不能没有爱。我趁机问他:你从来没有爱过?他摇摇头,神色黯然。

褚玉固然随和,也热爱生活,但他时不时有一声长长的叹息。是那种不能自己的从丹田里涌出来的最深最沉的叹息。我注意到他有时捧着一封信,就发出这种叹息声。有次,他问我:你知道下放学生的生活吗?我说,我听说一些,我告诉他我当时已过了下放年龄,我进了劳改农场。褚玉说:你没有这个经历我也没经历过,可是我听说那是很可怕的,尤其是女孩子,尤其是孤身的女孩子。

褚玉大约急于想倾吐什么,不等我问,又继续说起来,他说:有这么一个女孩子,下放到一个山区。不到一年,就被人强奸了。